

臺灣與印尼、馬來西亞的 文學交流參訪側記（下）

文·圖 | 許惠玟 研究典藏組

台灣與南洋的交流雖然綿長，追溯舊經驗和建立新往來卻是困難的，本著已有的文本線索，探詢增益館務能量的可能，今年7月印馬之行，一面覆核著本館現有的南向成果，一面錄記其過程以期待將來更多的文學活動。

十三、時間：2018年7月8日上午10點，地點：摩達山（剛達嶺 Gundaling）→張福英舊居行程（地址：Gan saudara Senzajaya, Berastagi）

上午先到不拉士打宜（摩達山）最高處 Bukit Gundaling（剛達嶺）。不拉士打宜，據余美玲教授研究：「……擴及摩達山（今 Berastagi，詩集譯作「勿答拉事宜」）」，也就是林景仁書寫《摩達山漫草》的所在地。

位於連接北蘇門答臘島 Karo High Lands（加羅高地）和沿海城市印尼第三大城棉蘭的主要道路的十字路口，離棉蘭約70公里，海拔1300公尺，氣候涼爽，以農產品為主要經濟來源。附近的 Mount Sibayak（西巴亞克火山）和 Sinabung（錫

納朋火山）為主要觀光景點。Gundaling（剛達嶺）為當地人假日聚集休閒消暑之地。由剛達嶺四望，分別可見兩座死火山與一座活火山。當地原住民族以 BATAK 為主，流傳一個傳說，一對戀人因為男生要到外地工作，女方不捨送行，「GoodBye Darling」因發音不標準而音訛為 Gundaling。

接著到張福英晚年長居之地，也是寫下《娘惹回憶錄》的所在。當年陪伴張福英的老管家仍在，房子雖已易主（由富比士富豪 Della Lee 接手），但新任屋主仍繼續聘請老管家協助理宅邸內外，也因此得以讓我們入內參觀。張福英長孫媳蔡寶珍當年即是由這裡接她離開棉蘭，到新加坡共同生活。

十四、2018年7月9日上午10點至下午7點半，於張福英故居（Tjong A Fie Mei shien，張阿輝宅）

張阿輝宅現由張國龍之女張儀美（Mimi Tjong）負責管理，並已成為棉蘭當地博物館，對外開放參觀。張耀軒的豪宅於1895年開工、1900



1/剛達嶺，西納彭火山（Mount Sinabung），2018年2月19日上午再度噴發。

2/與管理張福英舊居之老管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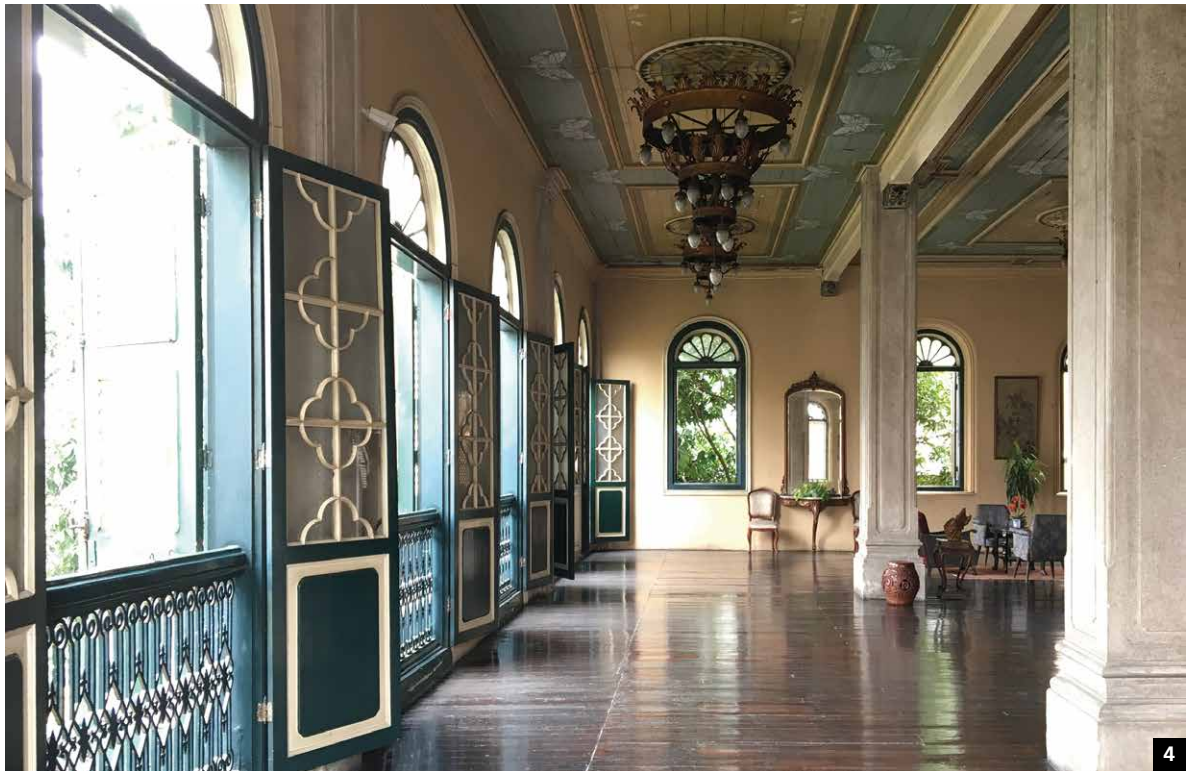
3/張福英寫作《娘惹回憶錄》使用之桌子（實為餐桌）。



1/宅邸外觀。

2/宅邸內部天井。

3/一樓屋內陳設，座椅即書中所提：「屋中的黑檀木家具裝飾著珍珠母，這種家具我在伯父家看過一兩件，但這兒的不僅數量多上許多，而且也打磨得非常漂亮。當時眼中所見，實在難以描繪；一切盡皆華美壯麗，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4

4/二樓舉行宴會的場所。

5/張福英晚年與長孫林南星居住之房間。

6/左起：廖振富館長、張儀順女士、張儀美女士、許惠玫研究員。



5

年落成，據說此宅建造仿自檳城張弼士「藍屋」，經比對網路上「藍屋」內部與自行拍攝之宅邸內相片，發現確有雷同之處。

當天藉由本館捐贈者林南星（林景仁與張福英之長孫）、蔡寶珍夫婦引介，與張儀美（Mimi Tjong）、張儀美之姐張儀順（Chi - chi），以及張儀美嫂嫂（張國龍媳婦）會面，並由張儀美、張儀順陪同並導覽。大宅內並保有張福英之妹張仕英相關相片與器物。以及張福英晚年與長孫林南星居住之房間。



6

十五、2018年7月9日下午4點至下午6點，
張耀軒家族墓地

張家墓園位於棉蘭郊區，距張家大宅約40分鐘車程。墓園計分兩區（位置圖如附），分立於小路二端，旁為民宅。張耀軒與林淑德墓自成一區。入口後先看到林淑德墓。林淑德1972年以93歲高齡去世，進入二根石柱後即張耀軒墓。右方石柱上註明「大中華民國庚申歲 陰曆十二月廿七日」，左方為西元紀年。張耀軒墓前有一半月形荷花池。二人立碑子嗣有怨龍、其龍、康龍、文龍、華龍、松龍、國龍、權龍、禮龍。其中書中所記，康龍為二房周大君所生。

墓碑上註明其祖籍為廣東梅縣，亦有作「廣東梅縣 松口」，或「嘉應州」，對照書中所言，可知張耀軒原為廣東客家人。

小路旁另一端為二房及福英弟妹之墓。靠近入口處有一「太子廟」。進入入口處右手邊為張禮龍及張禮龍元配陳秀碧之墓。張禮龍之子即為張東村，現居檳城。再往右走有一座「嘉應州松口堡皇清青年 文龍張公 琪龍張公 怨龍張公 祿英姑娘四位坟墓 光緒貳拾七年 辛丑仲秋吉日」，光緒27年即1901年，張福英為1896年生，為家中長女，故文龍、琪龍、怨龍及祿英，應為張福英早夭之弟妹。

約可推斷張耀軒與林淑德共生下：福英、怨龍（夭）、琪龍（夭）、文龍（夭）、祿英（夭）、華龍、松龍、國龍、權龍、禮龍、仕英。

國龍即張家大宅今管理者張儀美與其姐張儀順之父。其墓碑上方標示有以羅馬拼音的姓名，張國



右方石柱上註明「大中華民國庚申歲 陰曆十二月廿七日」。



張耀軒墓。



林淑德墓。

龍為客語拼音，林英蓮為臺語拼音，可能兩人祖籍地不同。

據家屬所言，墓園中有松龍元配之墓，卻不見松龍墓，是因松龍所娶二房為穆斯林，其身後事均依回教儀式辦理，故不入家族墓地。另外，福英書中提到「出生在父親成就巔峰時期的這位三弟——權龍」，其墓亦不在家族墓園中，主因權龍在檳城去世，與其夫人均葬於檳城。

張耀軒夫妻與其子女墓園原係一處，今道路兩旁之民宅原均為張家墓地範圍。張耀軒與林淑德墓地的簡樸，與張榕軒墓地（即茂榕園）的華麗形成對比。

十六、2018年7月10日，返臺

資料蒐集暨心得

一、參訪蒐集資料

1. 娘惹定義再商榷

就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吳美潤小姐所言，娘惹並非中國及馬來人的混血。在馬來話是「高貴的婦女」，有身分地位的，是尊貴的意思。並用第二任首席部長林蒼佑（本身是峇峇）的說法：「只有娘惹能把新客變成峇峇」，否則這些人只有錢，沒有地位。張弼士娶了娘惹，就從新客變成峇峇，就擁有公民權，而且可以進入他們族群中的貿易集團。娘惹是本土文化的女性，不能用「馬來」形容，因為馬來一詞含有回教徒的意思。以吳小姐跟李心潔為例，兩人的祖母都是從泰國來的娘惹，祖父因為娶了祖母而變成峇峇。所以她的父親被稱為「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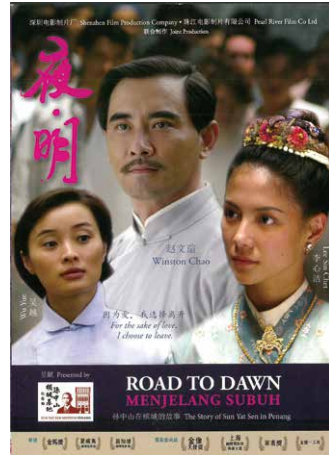
峇子」，她的母親從中國來，就被稱為「新客」。

然參照自維基百科：峇峇娘惹（馬來語：Baba Nyonya 或者 Peranakan），又稱土生華人或海峽華人，是指15世紀初期到17世紀之間開始定居在馬六甲、印尼、新加坡、泰國和緬甸一帶的中國明代、清代移民後裔。主要是在明代鄭和下西洋之後開始移民到東南亞，大部分的原籍是中國福建或廣東潮州地區，小部分是廣府和客家籍，很多都與當地人混血。這些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地馬來人或其他非華人族裔的影響。男性稱為峇峇，女性稱為娘惹。在19世紀的馬來半島，這樣的分別很明顯也很重要，「峇峇」是土生的，而「新客」是移民的，兩者的生活習慣和政治意識不太一樣。雖然現在的馬來西亞華人大都是本地出生的，可是Peranakan一詞已成為「峇峇人」的專用自稱。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馬來西亞是土著身分（Bumiputra），但在今天的馬來西亞，由於政策的因素，一位馬來西亞華人男子如娶一位馬來女子為妻，他自己也要皈依伊斯蘭教，取穆斯林名字，他們的子女也不是峇峇娘惹，而是馬來人。峇峇娘惹如今被馬來西亞政府歸類為華人（也就是馬來西亞華人），從此失去了土著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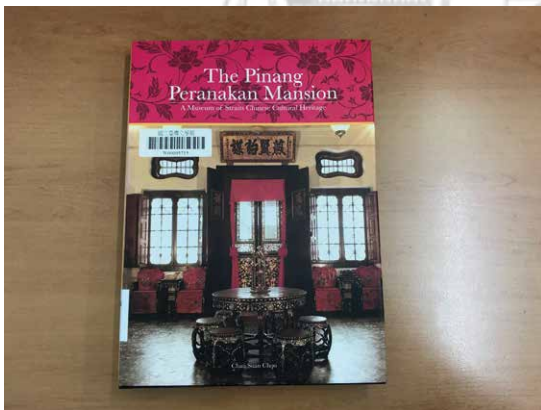
一般我們對於娘惹族群的理解，認為係中國早期移民與當地土著的混血，亦即新客+當地土著=娘惹。但吳小姐認為娘惹是當地土著，高貴的族群。新客需倚賴娘惹方能成為峇峇。兩者說法顯有落差，或可有再斟酌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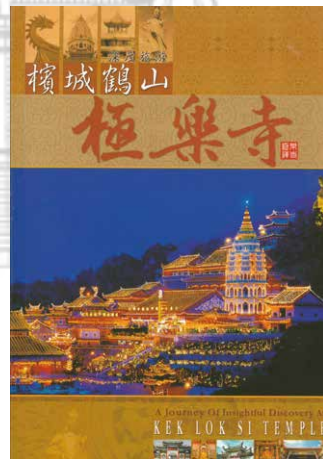
2. 僑生博物館館長 LILLIAN TONG 贈送之 “Straits Chinese Gold Jewellery: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Peter Soon · Straits Chinese Gold Jewellery: Gold Jewellery from the Straits Chinese Jewellery Museum”



4. 自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購得之《夜·明》電影光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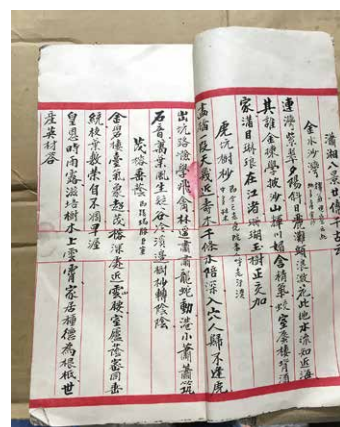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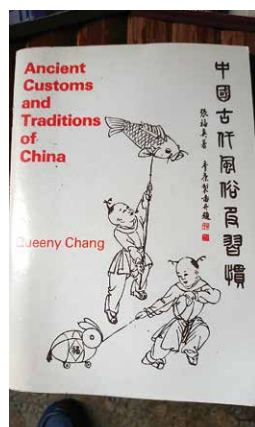
3. 自僑生博物館購得之 “The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 A Museum of Straits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5. 極樂寺贈送之《檳城鶴山極樂寺》

6. 棉蘭張家與張福英文物

由張福英晚年隨身照護的老管家整理，將其放置於摩達山別業中的私人物品全數送往張阿輝宅，由張儀美女士暫為保管。此次前往，蒙捐贈家屬林南星、蔡寶珍夫婦同意，協助整理張福英相關文物。其文物以衣物為大宗、圖書次之，再次為相片，並有三本日記及張福英著《中國古代風俗及習慣》、手抄中文佛經一小冊。



張福英著，季康繪圖之《中國古代風俗及習慣》。早期當地華人〈棉蘭八景詩〉手稿。



張福英藏書。

二、心得

板橋林家重要詩人林景仁的生平，因為其妻張福英的《娘惹回憶錄》而得到補足。娘惹出身的張福英原本不諳中文，在林景仁的指導下逐步能閱讀、能寫詩。在林景仁的《林小眉三草》中，收有多首張福英（署名張馥瑛）次韻丈夫的詩作，

可知張福英的學習能力驚人。而對於板橋林家與棉蘭張家的聯姻，《娘惹回憶錄》提供了相當多的一手資料，彌補我們對林景仁婚後生活的認識。而書中提到的南洋風情，讓人既陌生又嚮往。張福英所代表的是棉蘭與檳城一帶的上流階級，藉由此地考察，讓我們更貼近書中描述外，對於本館日後的展覽或推廣，也由想像進一步落實，更加明確知道哪些單位可以合作？有什麼樣的文物及資源可能展示。

此行收獲豐碩，因蒙捐贈家屬林南星、蔡寶珍夫婦同意，攜回部分重要文物進行整理。包含張福英晚年日記三冊（英文書寫）、多本記事小冊、手抄中文佛經一小冊、相片數張（含張福英懷孕時與林景仁合照）、晚年常穿衣服三套、摩達風格背心一件、娘惹內衣一件、手繡巾帕二條、針線盒一式、以及剛好滿一百年的張華龍與林紅蕙結婚喜帖與禮式（上有林爾嘉與張耀軒共同掛名），由於部分相片有沾黏、巾帕亦有黃化情形，為避免損害擴大，需請館內專業修復人員進行初步審視，並將相片揭開處理。同時需先拍攝檔案照片，以便解讀日記內容。

所有品項建檔及拍照完成後，需再跟家屬進一步確認哪些可以捐贈？預計 10 月簽署捐贈收據，12 月進本館蒐藏審議會審議。



下方分別為手抄佛經、三本日記。



張福英懷孕時與林景仁合照。



張華龍與林紅蕙結婚喜帖（約百年）。



張福英隨身攜帶收有相片之皮夾。

本次行程除追隨張福英腳蹤，藉由現地考察了解馬來西亞與印尼文化外，同時也為展覽進行前置準備工作。除拍攝大量照片，以做為展覽素材外，並與馬來西亞檳城的僑生博物館洽談合作。展覽內容部分，擬委請熟悉板橋林家與棉蘭張家之研究者進行前期研究與規畫，藉由主題確認、展區分區、架構建立、展件內容與數量，估算展覽所需經費與人力。

惟本次參訪因旅費過低，無法聘請熟悉馬來西亞娘惹文化或印尼與巴塔克原住民文化的中文地陪隨行，以供進一步交流，復以這些博物館或參訪地多無導覽，如檳城龍山堂邱公司、世德堂謝公司等，多只展現器物，缺乏說明文字，故無法得知這些器物用途，及與當地娘惹文化的關係。這種情形到印尼更加明顯。印尼當地保有豐富的巴塔克文化，包括建築、墓地、器物等等，但園區中

只展示建築，未有說明，如多巴湖沙摩西島上的「BATAK MUSEUM TOMOK」、「BATU DAN KEHIDUPAN」，及前往摩達山路程中的「KING OF RAJA PURBA HOME」均是，因此雖已到達當地，也清楚知道當地巴塔克文化極有特色，終因沒有解說，而無法熟悉其意涵。以多巴湖沙摩西島上的國王墓地「BATU DAN KEHIDUPAN」為例，進入該墓園時，每人被交予一條紅或綠色長巾，要求披在肩上，但這是什麼用意？不得而知，只能入境隨俗。柱子上有許多壁虎圖騰，壁虎之於巴塔克人的關係為何？進入該墓園時，雖有人進行導覽解說，但非使用英文，因此對於墓園中為什麼有不同型制的棺木，無從得知。旅費補助若能更寬鬆一些，足夠聘請當地熟諳中文的印尼或馬來西亞地陪，將有助於對當地文化的了解。☒